

南方周末二十五年文丛

在这里，读懂中国

知识分子独立

NANFANGZHOU MO
ZHISHIFENZI DUBAI

《南方周末》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南方周末二十五年文丛。
在这里，读懂中国

知识分子独白

《南方周末》编
马莉 选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独白 / 《南方周末》编. --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1

(《南方周末》二十五年文丛: 在这里, 读懂中国)

ISBN 978-7-5639-2595-7

I. ①知… II. ①南…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3149号

知识分子独白

《南方周末》编

出版统筹 张 明

责任编辑 姜 山

特邀编辑 王元涛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100124)

010-67391722(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2595-7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不死的理想随书页飞扬

■ 向 熹

“有可以不说的真话，决不说假话。”岭南老报人的一句话，被一张报纸拿来实践了25年。

话没有什么稀奇，类似的话，康德早说过；意思没有什么稀奇，蒙学阶段就在灌输；修辞没有什么稀奇，比起“知其不可而为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显得朴素。

然而，以之为圭臬，却成就了一张报纸的气象。

有人说，是特殊的时代成就了说真话的《南方周末》，此话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南方周末》确要感谢这个奇迹般的时代提供的丰富机会。从民国时期的“厚黑学”到当代的“潜规则”，学者都在阐述对历史的理解，说真话需要足够的勇气。今天，更显真话的珍贵。

真正成就《南方周末》的是一份朴素的信念：相信未来，并着手创造未来；珍视真善美，并着手护持真善美。

真正成就《南方周末》的是一种咄咄的坚持：扎根中国，深入人民；放眼世界，纯粹新闻。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执著。其中并没有多少创造，这样的理想主义，不过是中国千年不易的知识分子情怀与操守；这样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启蒙时代以来，人类的优秀分子共同的价值与行为取向。

但就是秉承这样的理想，使《南方周末》从“服务改革、激浊扬清”到“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从“深入成就深度”、“记录时代进程”到“在这里，读懂中国”，25年一路走来，几代报人，薪火相传。成功时有泪水，风雨中常微笑。

由此，在《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时，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并不是觉得《南方周末》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并不是《南方周末》有树碑立传的需要。我们只是想通过结集的形式，持续地告诉爱她或恨她的人们，如她那样坚持，在任何时代，都能有这样的成绩；持续地告诉爱她或恨她的人们，不要怀疑历史终将进步，赤诚的新闻人只需着力于本分。

这套丛书里有《南方周末》已刊篇章的选集，有《南方周末》新闻业务经验的总结。所有这些，不过是一些报人工作的累积，但因它们的诚实而显得有价值，因它们记录了一个奇迹般的时代而显得有价值，因它们背后对家国责任的担当而显得有价值。

当然，就爱报纸如生命的我们而言，以书的形式留存篇章，也是不希望这些作品速朽，但从不冀望它们如在《南方周末》上刊登时引起的轰动。于我们，翻阅这套丛书，可以小小陶醉一下：没有辜负时间的厚爱，生于这个年代，并忠实地做了一名记录者。

如你不弃，翻开它们，墨香氤氲中或能感觉到我们的存在，但不会强烈，如一首诗“浑然不觉的黄色花 / 从很深的日月里开放了 /……我把什么留在这里 / 除了步履 / 就是微笑 / 在苍茫的风中 / 闪烁不息”。

只有不死的理想随书页飞扬……

2009年12月1日于穗—京航班上

世界变平，思想何为

■ 马 莉

有一位美国学者这样说：“在我们睡大觉的时候世界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为了证明这句话的真实性，他抛出了如下耸人听闻的发现：“哥伦布要去印度，结果到了美洲，他意外地发现，世界是圆的；我从美洲到了印度，结果意外地发现，世界是平的。”

这个人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他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两年前我读到了这本书，直到今天我还在思考它所涉及的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我在想，地球的物理形态变化无多，而那上面的人类世界却变化惊人。

世界变平了，作为世界中的我们，也在被改变着。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毫无疑问，即时通讯使我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耳聪目明，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是，世界的差异性也在由此而消失，难能可贵的独造被轻易地复制、盗取，同质化使小到产品大到都市乃至人的习俗，正趋于面目相似和彼此雷同。视觉文化盛行带来的情性娱乐，使传统的阅读与思考日渐式微。世界的平，在把天堑变坦途的同时，也把人类的思维与想象力扯平了。

世界变平了，在一个“平”的时代，思想何为？也许，不必指望思想有多

么深刻，只期待它不要背离常识；也不必强求思想是否原创，只关注它的阐述是否美妙——这，或许就是我和我一样喜欢追问与饶舌的人此时此地的考虑。任何时代的报纸副刊，无论它是娱乐化还是思想化，都绝无例外地呈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样态。与一般新闻报道不同，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主观呈露，它呈现着知识阶层的人文状况及思想走向。而优秀副刊发出的“思想声音”又有别于一般意识形态，它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参与，它像牛虻一样叮咬权力这个庞然大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成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思想行为。这看似有些矛盾，但正是这种“相左”，使得公众的精神向前进步，向上生长。

思想从来是“润物细无声”的，要求思想迅速开花结果，是十分可笑的。在一份优秀的报纸副刊那里，呈现的是敏锐、深沉而智慧的思想面孔，其阅读效应不可能像新闻报道那样出奇制胜，立竿见影。它不那么快餐，它需要反刍，它是一种积淀、累进与渗透，这使得它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未免来得“慢”和不够“秀”，它不能够与快速生长的经济成正比。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副刊编辑，明了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1992年我来《南方周末》报的情景，那是元旦过后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时值《南方周末》从4版扩为8版，在报社9楼一间大办公室里，老主编左方先生亲自开辟并拟定了副刊“芳草地”随笔专版及其宗旨和约稿信。他把这个重要版面交给我，一再叮嘱，甚至在周会上也强调“芳草地”是一个精品屋，是一个表达思想的独特空间”。记得不久之后，《南方周末》做了一个读者阅读率的抽样调查，“芳草地”只有12%的阅读率，我心里感到难过。老左说：这很正常，说明你责编的这个版是有高度的，是名副其实的精品屋。老左还说：对于一张大雅大俗的报纸来说，一个高品位的版面有12%的阅读率已经很值得高兴了，如果阅读率高之又高，那就不是“芳草地”而是“人与法”了。近20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这样的鼓励。不趋时尚注定要走一条艰难的路。2000年“芳草地”改版为“写作”，在表达思想的维度上，允许了更高的空间。“写作版”收录的文章从早期的抒发作家的人文情怀以及对现实的批判，凸显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反“文革”主题，到本世纪初以来，关注以人文精神为中心的反物欲主义的主题，一直都在关注思想的进步，历史的追问与现实的责任，并积极参与社会思潮的讨论，其中人的命运、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社会制度的转型，以及公民权利与公共道德的建设等方面的探讨尤为热烈。基于公民社会的理想和使命，“写作版”有了更多的思想含量和智慧启示。

最初来《南方周末》的时候，我曾耿耿于怀于如何发挥本人的特长，而今天，通过发表作者的思想以表达自己的理想，这已成了我的自觉和使命。举思想之燭火以寻求同道，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既成文章。我喜欢让读者、作者和作为编辑的我，一同思考，拒绝发表无关痛痒的所谓抒情散文，拒绝坠入一个失真的世界。平静、深邃而坚定，向深度寻求奇绝，《南方周末》的副刊由此与其他媒体的副刊判然有别。在世界变平的今天，拒绝庸常的副刊编辑，舍此别无选择。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写道：“20世纪，在很多与人类生存的实际方面直接攸关的领域里出现了空前的科学上的突破……但是，不幸，在道德方面和标志着20世纪的最大失败的政治方面——没有跟上这种进步。”这段语重心长的世界性话语加深了我对时代的理解。历史的每一个缺失与遗憾，都需要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用心梳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正面临更加巨大的变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思想的写作——在今天变得没有什么比它更为重要。在这个重要的年代里写下的任何作品，无疑不仅是作家的个人记忆，更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

本书收录的是我在《南方周末》所责编的大量文章的精选。但愿读者能在本书里找到自己思考过或正在思考、有待思考的事物。如果你收获到了哪怕十分之一的思想快乐，就证明它们不因时过境迁而逊色，作为这些文章的最初的组稿、遴选和加工者，我将感到由衷的欣慰。

2010年5月25日于广州

总序：不死的理想随书页飞扬	向 熹	1
序：世界变平，思想何为	马 莉	3

上 编 描人物

赤子情怀	江艺平	2
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章诒和	4
忆黄霑	林青霞	9
怀念路遥	贾平凹	12
两个王小波	刘晓阳	14
父亲	宁财神	17
切·格瓦拉与游击时代	张承志	21
和退休老人共事	江艺平	24
在朱自清日记中看到常风先生	谢 泳	26
我们的美国作家朋友	林 达	28
好兄弟余虹	崔卫平	31
父亲的告别仪式	张宇光	35
一个最可敬的女人	鄢烈山	37
重睹芳华		
——回忆言慧珠	白 桦	41
学数学与讲故事	刘晓阳	44
天才少年	韩 东	47

完美的手·····	林青霞	49
造型大师创造了美丽女人·····	林青霞	51
从秋瑾到林昭：苦恋者的长歌和短歌·····	王明韵	53
白夜往事：马松·····	翟永明	56
“请雪”的老人·····	陈 末	60
鲁迅的另一面·····	止 庵	64
新春咏鱼·····	邵燕祥	67

中 编 记 阅 历

门情世故·····	方 元	70
柏拉图的煎饼果子·····	梦亦非	73
我的小酒庄·····	潘 涌	76
看·····	龙应台	79
门沿·····	龙应台	81
我的签名本·····	止 庵	83
三个人的罗马·····	吴稼祥	85
骑马上新都·····	任芙康	89
诗歌，带着历史的愁容·····	北 岛	91
学禅·····	林青霞	93
那些不可复制的往事·····	江艺平	96
杀蟒记·····	雷平阳	99
刻骨铭心的土地·····	贝 岭	102
兰桂坊田野调查夜生活·····	林青霞	104
道德市场化，市场道德化·····	薛 涌	107
《东方不败》·····	林青霞	109
行路记·····	雷平阳	112
站在科德角可以忘掉整个美国·····	梦亦非	115

下 编 议时事

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	叶匡政	120
老派知识分子·····	谢 泳	122
张爱玲的《色，戒》·····	止 庵	125
婉转而进或以退为进·····	杨 键	127
女权主义与贫富差距·····	李 雾	129
不是行政化，而是衙门化·····	谢 泳	132
“漂亮的脸蛋”或损社会公平·····	雷 颐	134
博客的今世前身·····	陆 扬	137
妇女解放不能以伤害母性为代价·····	摩 罗	140
他们的人性·····	崔卫平	143
可爱与可信·····	萧 瀚	146
集体下棋与民主制度·····	张 鸣	149
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是什么·····	邵 建	152
门客的错会意·····	张 鸣	154
完美是个动词·····	吴稼祥	157
鲁迅与耶稣·····	何怀宏	160
道德批评的原则和底线·····	易中天	163
与道德批评相关的媒体伦理·····	傅剑锋	169
知识分子·····	周国平	173
义愤和忘恩负义·····	韩 东	178
闻所畏闻：“阴谋论”提问法·····	何三畏	181
东西方文化·····	周国平	183
格瓦拉最迷人的部分·····	张铁志	188
网上的大学革命·····	薛 涌	191

从边缘出发，走向边缘

——致大江健三郎先生	朱天文	194
“正名”是正义行为的源泉	叶匡政	198
反省村上春树	韩 东	201
这么年轻，这么“早熟”	何三畏	203
我如何写作	[法] 让-马·居·勒克莱齐奥 许钧译	206
笑到最后的是谁	[英] 罗格·科恩 朱力安译	208

赤子情怀

■ 江艺平

曾经觉得，赤子之心属于心灵的化境，庸常之人难以企及。随着年事渐长，周围的人来来去去多了，不经意间蓦然回首，那样的化境，其实就存在于庸常的生活当中，并且令生活变得不那么庸常。

在报界做事，写文章是一门活计。几十年世事沉浮，一些年长的同行，包括我自己，都不免有过“奉命之作”，甚而是“违心之作”。直到今天，虽然季老的箴言“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博得了众人称道，但是，受利益驱动，被利害左右，讲昧心的话、作违心之文这样的“职务行为”，如同社会上其他庸常的恶，仍时时被堂而皇之地放纵着。

是呵，当恶以庸常的面目出现，人们往往会心安理得，甚至变得习以为常。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似乎更乐于揣着明白装糊涂。于是，那个脱口而出说破了“皇帝新衣”的孩子，就成了我们当中的异数。

有一个年轻人，辗转做过几家媒体，我们一起共事时，此君尚无正式编制。十几年前，这样的浪迹四方的传媒青年很是不少，有时候，他们会让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有点理想，有点清高，有点文采，有点情调。不同的是，文学只是文学青年的业余爱好，传媒却是传媒青年的谋生饭碗。多么清高的人，在生计面前，会不会也有摧眉折腰的时候呢？

或许因为这份生计是个泥饭碗的缘故吧，这个年轻人工作之勤奋，几乎到了让人于心不忍的地步，经常见他加班加点，熬完通宵，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和衣而睡，做事比许多在编的同事都要上心。后来发现，在世俗眼光中，这根本是个无法理喻的人，他其实并不在意手中的饭碗，而是特别着紧另外的事情。他的直言不讳把新闻标题变得生动而又扎眼：“肯德基惹起布衣之怒”、“周林公司伪造了些什么”、“中国电信业该开放了”；他的古道热肠把孤军奋战的王海、杨剑昌、丘建东们请进了消费者维权群英会。有学者因此考证，这张报纸是中国消费者维权运动的“风中之旗”。而公民知情权的觉醒亦由此发端，且一发不可收。

这是一个给报纸带来销量也带来“麻烦”的人。有广告业务员看到他要刊登批评客户的稿件而去通风报信，客户找上门纠缠令老总为难，他却寸步不让，丝毫不看老总的脸色行事。至今想起他较真的样子，我仍然感到一股凛然之气。就是这样一个人，十多年后，当我们不再是同事，为了和他毫不相干的一名记者的工伤维权，他三番五次打来电话，当年那个眼睛揉不进沙子的年轻人，似乎又横眉怒目站在我的面前。

世上总有一些人，在浮躁喧嚣的现实面前，努力保存着浑然天成的纯朴，赤子之心赋予了他们“无所不思，无所不言”的独立人格。我有幸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为文则秉笔直书，冗繁削尽，宁拙勿巧，宁丑勿媚；为人则淡泊明志，不求飞黄腾达，但求无愧于心。

有两个朋友，做了报社的老总，却都没有学会“世故”，更不懂“曲意逢迎”，看他们为人做事对基本道义的执守，常常令我自愧不如。在书生成堆的地方，这样的执守，有一种荡涤污浊的澄明，有一种风雨同舟的温暖，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世事洞明的曹雪芹借宝钗之口这样说。难得八面玲珑的宝姐姐说出了一句这么不圆滑的话。

在庸常的生活中如何企及心灵的化境？梅贻琦先生说得最是平实：“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能够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都付诸“好好去做”，何止是一种幸运，不也是一种鞭策？

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 章诒和

2009年10月31日，我刚由乌鲁木齐返回北京，就得知歌手陈琳自杀的噩耗。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她就是我认识的“陈姑娘”。看到报纸刊出的照片，无可回避了，亡者就是陈琳，就是我的陈姑娘了。

除了陈琳的前夫沈先生，几乎没有人知道我认识她，且是朋友。几天后，沈先生发来短信，说希望我能在她的追思会上讲几句话，让它随着歌声飘入天堂。我回复道：我会以文字的方式来表达。

从死讯传来至今，我的心一直很平静，很想写两句。是悼亡，也是写给自己的。因为，死是所有人一致的归宿，早晚而已。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到望京小区看望由重庆来的学者王康。客人太多了，多到谁也不认识谁。夜幕降临，大家围坐在几乎望不到尽头的长桌吃饭。突然，一个年轻女士把众人排开，一定要挤到我的旁边。

她坐下了，微笑着自我介绍：“我叫陈琳。”这名字太平淡了，平淡到和她身上那件白布衬衫一样。

旁边的主人作补充：“陈琳是流行歌手，挺有名气的，我们重庆人。”“我叫章诒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章老师，我知道你。读过《往事并不如烟》，多好的书哦！”

吃惊不小，一个流行歌手能读罗隆基，看史良，琢磨储安平？“真的吗？我非常感谢。”说罢，埋头吃饭。只顾和王康说话，便也不怎么注意她。

没几分钟，我发现陈琳的位置空了，人呢？毕竟我和剧团、戏班打过多年交道，知道演员的情感状态。我放下筷子，跑到卫生间。果然她在那里，把脸埋在盆池，用手不断擦着自来水，冲洗自己的眼睛。她在流泪，在痛哭——“陈姑娘！”我轻轻地叫着。

回转身，眼里挂着泪，脸上全是水，非常可爱。她说：“啊，陈姑娘，多好听！章老师，你以后就叫这样我吧。”

之后，她向我解释，自己喜欢哭。高兴，要哭；难过，也要哭。现在哭，是高兴，因为意外认识了我。

我说：“你太年轻。成熟的艺人，都不这样。”

“我不年轻，都三十多岁了。”

我们一起回到了餐桌。重庆的菜，太辣。我能吃的只有放在眼前的油炸花生米。不一会儿，手机响了，临时有事。只得匆匆告辞。

等电梯的时候，陈琳跑来，说：“章老师，能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吗？”

就这样，我们手机短信频繁。她一天能发送十几条，每一条的落款都是：陈姑娘。

一天，陈琳来电话，说：要送我一件小东西，而且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她亲手做的。一下子懵了——自失去所有亲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最喜欢的？我们约定在友谊商店的咖啡厅碰面。陈姑娘来了：旅游鞋，运动服，布挎包，墨镜，素面，短发，任谁也猜不出她是个有些名气的歌手。

她说，自己早到了，不过是坐在汽车里等我。我要了一杯美式咖啡，她只喝矿泉水。话没说上两句，她就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口袋，打开口袋，取出一个日式小陶碗。双手递到我的眼前，说：“章老师，你打开看看吧。”

揭开碗盖：五香花生米，装得满满的。顿时，我联想起在望京小区餐桌上，只吃花生米的情景。“陈姑娘，你这样用心，我该如何谢你？”

后来，我拿一条英式图案的丝巾以为回赠。她闹起来，说礼物太贵重，自己所赠不过是一碗花生米罢了。因为不公平，是绝对不能收的。不容分说，我把丁香紫颜色的围巾绕在她的脖子上，让她自己去照镜子。说：“不好看，管保退货。”

她乖乖地去了，笑嘻嘻回来。红着脸说：“真好看呢。”